

新娘來了

吳老牧師

(Hans R. Waldvogel)

結婚是一個神聖的制度

一件神聖的事

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教會怎樣順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樣凡事順服丈夫。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丈夫也當照樣愛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子；愛妻子便是愛自己了。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總是保養顧惜，正像基督待教會一樣，因我們是祂身上的肢體，為這個緣故，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這是極大的奧秘，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然而，你們各人都當愛妻子，如同愛自己一樣；妻子也當敬重她的丈夫。

當在一個婚禮中觀禮時看見新娘緩緩地自紅毯的那一端走來，真是一幅美妙的景象，我揣想不知自從創世以來，那美麗且也許以不同的音調被唱出的曲子：「現在新娘來了，」到底被唱過了多少次？

在伊甸園裡的第一場婚禮應該是何等奇妙的一場婚禮阿！神為這第一對夫婦所預備的是何等美好，當祂邀請亞當和夏娃來參加他們自己的婚禮，祂早已為他們完成了奇妙的準備——一個充滿了花園之美的世界，其中有會結「好作食物且悅人眼目」之果子的樹木，日月星辰在天上管理晝夜，空中滿了各類的鳥飛來飛去，並且海裡有各樣的魚類。

所有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神需要一個王——一個兒子，並且不僅僅是一個兒子，也要一個女兒；為著要有一個能彰顯祂的榮耀並能在地上使用那天上權柄的兒子和一個女兒，神造了男人，並為他造了一個女人。祂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司布真說一個男人若沒有妻子，就像是一把缺了一半的剪刀。你無法用它來剪裁東西。

那一定是何等美好的一場婚禮！神的心一定為這一對祂創造出來的傑作感到歡欣——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都是按著祂的形像造的，並如此地與祂聯合以至於祂可以將祂的生命、智慧、恩典及權柄傾降在他們身上，也藉由他們發散出去。他們是真實與神聯合的——與這位聖父、聖子及聖靈，三位一體的神。神原是為著祂自己

的榮耀創造了他們，並使他們與祂自己聯合好作為祂自己永恆的產業，因為祂有一個奇妙的計劃；然而那蛇近前來並欺騙了女人。神並未責備女人，但當祂將男人趕出伊甸園時祂說：「你為何聽從你的妻子呢？」在那兒，亞當將自己從聖靈的掌控中脫離了關係。

從那之後有許多的婚禮進行著，我們讀到有關挪亞的時代——他們是如何結婚並彼此應許進入婚姻的，且接著洪水是如何來將他們取走。現在主耶穌基督說：「這就是在末後的日子裡將發生的事——在人的兒子的日子裡；他們將吃喝嫁娶並彼此應許進入婚姻。」數以百萬次他們向著聖壇前走去，彼此虛假地看著並說著謊言，他們許下了約定卻只是等著要破壞它們，直到洪水來將他們全帶走。

為什麼在挪亞的日子洪水會來並將那世代的人全帶走？在婚姻中他們因著偏離了聖靈的掌握而得罪神；他們按著他們自己敗壞心意的指揮而作，神看見人心所思想的「盡都是邪惡」。因此祂說：「我要將所造的人都從地上除滅」，祂後悔造人在地上，並且心中感到憂傷。但為什麼是這樣呢？因為神的兒子成了屬血氣的，他們看見美貌的女子就隨意挑選並娶來為妻。

那錯了嗎？為什麼，這不是今天每一個人所作的嗎（每一個除了真實是神兒子的——那些真實重生得救的）。他們與自己挑選的人結婚，過了一會兒，當他們對自己所選擇的感到厭煩時，他們就離婚。若是他們知道他們是在向那為魔鬼預備好了

的火走去，他們也許會再小心一點；並且如果年輕人了解什麼是在神的旨意以外結婚，他們會尋求神的選擇。數千年之後，當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祂到監獄裡向那些挪亞時代隨意而行的人說話。我猜想什麼事會臨到今天的這一代；今天，男人們正做著跟挪亞日子相同的事——忽略神的律法並不顧神的旨意。洪水已將至，但這次來到的將是烈火。天都將在烈焰中融化，人手所做的工都將燒掉，並且「耶穌基督將在祂的榮耀裡從天降臨，在火焰中要報復那些不認識神並且不順服我們主耶穌基督福音的人。」

為什麼那個時代的人被毀滅？因為他們並未邀請耶穌蒞臨他們的婚禮，他們不喜歡在他們的思想中保有神，當他們知道有一位神時，就像今天每一個人所知道的，他們並未將祂當作神來榮耀祂，並且拒絕向祂順從。

神為著一位基督徒的婚禮有著何等不同的計劃阿！在我們前面讀過的經文，耶穌基督創造了這樣的聯合，並使它成為祂救贖目的與計劃完全的一部份。如同基督愛教會並將祂自己給了教會，因此祂喜愛年輕人在婚約中聯合。祂將自己給他們好照顧他們並管理他們——好活在他們當中並使祂榮耀的美德與公義從他們當中照耀出來。婚姻是一項神聖的制度，一件神聖的事。聖經宣告了神的祝福在那些在主裡結婚的人身上。

我們在這裡讀到有關在敬畏神中你們彼此要順服對方，我們都有一位主人，我們有一位神；若是今天這個世界忽略神，我們的天父及主耶穌基督，那是因為他們向這地獄無底坑的假神跪拜，這個現今在那不順從兒女心中運行並為這整個國家和世界帶來欺騙的假神，當我們想到今天有如此多的婚姻觸了礁並且最後在離婚法庭上結束，我們就明白今天的世代與挪亞的世代是一樣邪惡的，並且他們的審判將如同耶穌所說過的。

當我們讀到耶穌基督是每一個男人的頭，並且每一個男人是順從主耶穌基督的，他有特權可以被這神兒子裡的豐滿恩典所充滿，要在他的家中成為一個大祭司，我們就可以明白為什麼祂說：「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最近我聽見一個年輕婦女作的見證時真是非常高興，她找她的牧師並希望牧師在她的婚禮上問她是否應許要順服她的丈夫。他說：「你真的希望要順服嗎？」她說：「若是我不能確定他是一位我可以安心順服的屬神的人，我就不會嫁給他。」那正是在主裡所結的婚姻。

當兩個人在主裡結婚，他們在一切的意思上都有著天上的自由，他們成了基督身體的一部份，並且耶穌基督將祂的生命供應他們。這是一個極大的奧秘，而這奧秘是什麼呢？「為這個緣故，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那是如何發生的？神自己的確可以作成這樣的聯合，但祂應許要這樣作——使他們成為一體，並且，讚美主，使他們一同成為這生命恩典的基業。

這是何等的賜福！何等從我們天父來的嫁妝——有基督在我們婚姻的聯合中並且在我們的家中，有祂看顧我們如同神在亞當和夏娃犯罪前看顧他們一般。耶穌基督將成為我們經常的同伴，也是我們生活及追求一切事上的供應。

要按著聖經所教導的生活，這是你不變的指引，從這本神所賜福的書中不僅僅去學習神要求你們去做並要求你們如何去生活的事，並且學習祂為這公義的種子所提供的——為著那些在神一切命令上無可指摘地行走的人。

讓我見王的面

愛麗絲·雷諾·弗勞爾
(Alice Reynolds Flower)

我們服事主，為主工作，都可能會佔據我們所有的時間，讓我們力不能勝，甚至讓我們最後為求交差，只是敷衍了事。這些「宗教上的忙碌」使我們無法在祂寶貴的同在中傾聽祂的聲音。

押沙龍犯錯逃離京城，現在他回來了。他可以隨意拜訪他的朋友，享受王子的一切特權，但是他還沒有見到王的面。他還沒有到他父親大衛的面前和他談話，他還沒有恢復和大衛面對面的關係，所以他急切地說：「現在要許我見王的面」（撒下十四32）。

對押沙龍來說，朋友、特權、享樂……這一切都變得不重要了，他一定要見王不

可，就是他的父親大衛。只有當他見到他父親的面，他才能充分確定他蒙受了完全的恩惠。這是一個比喻，而且這比喻太清楚了，幾乎不需要解釋。與王住得近還不夠，和「王室成員」有交往也不夠，基督徒彼此的交通分享很溫暖，但也不夠。即使到今天，耶穌都還是信徒心中的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我們必須與耶穌有個人的、寶貴的、特別而親密的關係。

向我顯現，我所瞻仰，
就是基督，俯就卑微，
在加利利，祂曾行走，
如今復活，得勝凱旋。

頭上陽光，更加明亮，
耳邊鳥聲，更加甜美，
美麗大地，煥然一新，
都因我眼，得見我王。

日復一日，祂伴我行，
祂牽我手，祂引我腳，
又在耳旁，輕聲呼喚，

安慰言語，甘甜美妙。

我何等喜樂，你不明瞭，
我高聲歌唱，你以為怪。

這都因為，我活祂面前，
我且還要，親眼見我王。

許多親愛的基督徒用別的東西代替這件事，何等可惜。就拿我們服事主，為主作工來說好了。這都可能佔據我們所有的時間，讓我們力不能勝，甚至讓我們最後為求交差，只是敷衍了事。這些「宗教上的忙碌」使我們無法在祂寶貴的同在中傾聽祂，瞻仰祂，敬拜祂。我們的服事儘管緊湊生動，但也可能很快枯乾，無功而返。如果我們希望我們的生活與各樣服事都結出佳美的果子，就必須住在基督裡，而住在基督裡意味著我們要常常瞻仰祂的榮面。

「凡仰望他的便有光榮，他們的臉必不蒙羞」（詩三十四：5）。我們這樣作，就可以每天在各樣服事上得力量，面對問題時有智慧，躊躇不前時蒙引導，黑暗環繞時得光照，遇到受苦的人能憐恤，有麻煩事攪擾時能忍耐。我們只要恆切仰望這位「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這一切都會跟著來。「摩西恆心忍耐，如同看見那不能看見的主」，願我們時刻牢記摩西的榜樣。

我們很容易因為與「耶路撒冷的居民」，就是所謂的「王室成員」相交就滿足了，即使沒有在王的同在裡與祂有親密的關係，也沒關係。這實在是是很容易察覺，也是最快讓我們滑跌的陷阱。有一位親愛的年長聖徒幾年前告訴我：「我們很容易在特會的營地失去神的同在」。為什麼？因為和我們背景相似的人交談多舒服，多快樂啊！與信徒們談心，多溫暖啊！如果這樣作會使我們忽略與神單獨親近，那就是很大的試探了。

真正在聖靈裡的交通，能使每個人的生命都更加豐盛；那些害羞膽怯的人，或是教會中新來的人，尤其需要這樣的交通。耶穌在地上也與祂的門徒談話，跟隨耶穌的群眾中間與祂比較親近的人，耶穌也與他們有交通。但是祂仍在山上單獨與神相會，在客西馬尼園也單獨向神禱告。我們的主單獨仰望天父的榮面，聆聽天父的聲音，與天父一同行動。這是祂敢說「我所說的話」與「我所作的事」都出於神的原因。

這樣的感動是不會自然發生的，即使我們置身於「耶路撒冷的群眾」中也一樣。如果我們要成全神在我們身上最高的旨意，我們內心最深處的吶喊一定是「讓我見王的面」。我們和當年的希利尼人一樣，都想要說「我們願意見耶穌」。大衛的呼求「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邊，我便不至搖動」（詩十六8），更加強我們心中的吶喊。

我見過祂曾認識祂，
因祂願與我同行，
祂與我同在的榮耀，

直到永遠屬於我。（頌讚詩選一九〇首）

任何人只要讓聖靈在他身上自由運行，聖靈一定會作一件事，就是使他脫離那些滿足肉體，但攔阻靈命成長的東西。過度沈溺於人的交際，而沒有主在其中，會使我們逐漸失去屬天的活力與聖潔的能力。有一件事比人尋求自己的滿足更重要，就是要知道我們的王一天比一天更榮耀，更真實；即使我們尋求滿足的事合理且合法，也不應該使我們忽略這件事，這也特別是聖靈的工作，因為聖靈來就是要高舉耶穌。聖靈何等使我們的神聖救主得到尊崇！聖靈何等點燃我們心中愛慕耶穌的光芒！我們看見祂的聖潔，祂的謙卑，祂的美麗，我們的生命也要變得何等聖潔！

這是每個被聖靈充滿的信徒特有的標記，就是眼目轉向基督，這一定會使祂的信徒帶著祂的印記。祂的門徒有些本來不過是漁夫，大部分原是沒有學問的小民，但是他們的身上都有這印記。因為抵擋他們的人也「認明他們是跟過耶穌的」。

你可是從聖山而來
充滿了聖潔的能力
一切言行都榮耀祂？

那美麗屬天的榮光
是否時刻照你面龐？
救主形像可印你身？
是否祂恩典的榮耀
從你面光照耀世人？
你是否單屬祂，屬你王，屬你真正良友？
世人是否見你面龐，
有救恩從天翩然降
救主的形像是否如戳記，刻印在你身上？

這一切是否都曾經在你身上發生過？如今你是否因為太重視各種活動，或是陷在屬世交際的網羅、物質的私慾、自己的雄心，以致這樣的異象模糊了呢？珍妮·琳德（Jenny Lind）這位瑞典的歌唱家得到這異象，最後終於明白她聽眾的掌聲會害她眼目模糊，使她看不清楚復活主在她心中的顯現，因此毅然決然放棄她的歌唱事業。人需要何等勇氣才能作這決定！但是之後當她唱

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
未了必站立在地上

有何等的能力臨到她，這段歌曲也因她榮耀的歌聲流傳後世萬代。

我們的王真的來了嗎？喔，是的，祂將來要向那等候祂的人第二次顯現，並與罪無關，乃是為拯救他們。現在是我們仰望祂的時候，因為我們得贖的日子近了；現在是我們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的時候；不管什麼事，只要攔阻我們的眼目清楚看見那位全然美麗之主，現在都是我們要起來定意割捨的時候了。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切切呼求：「讓我見王的面，我的王就是耶穌」。

作你家中電視機的主人！

琳達·史文森
(Linda Swenson)

一個家如果各方面都井然有序，卻讓電視節目在家裡橫行霸道，日夜不休，這個家就會受到最大的虧損。

父母不會拿垃圾桶裡的東西餵孩子，卻會用電視裡骯髒的垃圾餵養孩子的心靈。即使許多電視節目平心而論還沒像垃圾那麼髒，但是缺乏營養，至少可以算是屬靈的「垃圾食物」。

許多電視節目水準不高，使人腦袋愈來愈呆板。這類節目有些很明顯對人有害，尤其對小孩子有害。

這一代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經驗過各種新鮮刺激的事，也看過各種殘酷可怕的

事。在從前，父母都會刻意保護孩子，不讓他們碰到這些事。這一代的孩子是從哪裡接觸到這些事呢？答案是電視。

我們都會譴責電視的暴力節目，可是我們真的知道電視節目的暴力問題有多麼嚴重嗎？根據統計，平均有百分之七十三的電視節目有暴力內容，至於兒童卡通幾乎每個節目都有暴力。

一個孩子從五歲到十五歲，平均在電視上會看到一萬三千個殺人的鏡頭。更讓人不安的是，他們從來沒有因為看到這些鏡頭而流一滴眼淚。

電視也會使我們的感情錯亂。電視節目捏造的情節不但賺人眼淚，也扭曲人的價值觀，並且使人產生不必要的焦慮。

我們不但對電視節目要堅持我們的立場與原則，對電視廣告也是一樣。電視廣告會使我們的生活忽然充滿貪婪與不滿的試探。

一個孩子在高中畢業前，平均會看到三十五萬個廣告，而且這些廣告都告訴他，無論在什麼景況都不要知足。

廣告在人裡面產生的影響力也可以持續很久。可能事隔二十年後一個人還會記得廣告裡的一句話。

要一個人不貪心很難，要孩子不貪心更難。我們心裡都隱藏一些貪心需要對付，如果這些貪心好像火苗，那麼廣告就好像點燃它的油料；我們如果能少接觸一點廣

告，就更容易對付心裡的貪心。

現在有一個問題：如果電視那麼壞，那麼是不是應該把電視機扔掉？我們確實可以考慮這樣作。如果我們無法控制自己花在電視上的時間，就更應該認真考慮把電視機扔掉。

如果一個人看電視已經上癮了，和抽煙喝酒一樣，他就應該完全不要看，至少禁戒一段時間。

不過如果完全禁止人看電視，也許會使電視成為「禁果」，人一旦有機會看電視，就會黏在電視機前。

有一個辦法對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孩子可能比較好，但也比較難，就是家中仍擺一部電視機，我們用它，但不濫用它。要能做到「用」電視而不「濫用」電視，基本的工夫就是節制，訣竅是電視機要慢慢的開，快快的關！

看電視時要能夠自制並不容易，下面介紹幾個原則讓您和您的孩子參考：

1. 限制每天開電視機的時間，這會幫助我們對電視節目有所篩選。不管後果如何（比方說孩子不滿或反對）。

2. 事先就講好哪些是「明顯有害，絕對不能看」的節目，哪些是「雖然沒有害，但不值得看」的節目，免得到時候還在電視機前猶豫不決。這些節目只要一上演，我們根本不必再考慮，就直接把電視機關掉。

3. 要有優先次序的觀念。有些節目即使不錯，但也不是非看不可。絕對不要為了一齣雖然沒害處的電視節目，卻讓你孩子或是你自己錯過一件有意義的事。電視節目通常只是次好的東西，比不上和朋友們一起玩一個有創意的遊戲、和家人交談、或是讀一本好書，當然更比不上花時間研讀神的話。

4. 不要讓電視太有吸引力。考慮家中只買一台電視機。考慮買一台黑白電視，不要買彩色電視。考慮買一台小電視，小到能放在櫃子裡——不常看到它，就不會常想到它。

5. 您已經是大人，就要遵守您給自己和孩子訂下的規矩。這對比較大的孩子更顯得重要。如果我們限制他們看電視的時間，我們自己也要照樣作。如果有哪個電視節目不適合他們看，那會適合我們看嗎？

6. 積極來說，我們花有限的時間看電視，就要讓這時間過得最有效率，最有收穫。在我們家，禮拜一是特別的一天，家人在晚上相聚，大家都不讓這晚上被別的事打擾。我們作爆米花、一家人擠在沙發或搖椅上，我們真的期待看「草原上的小屋」這部影片。我們減少看電視的時間，更提高我們看它時的興致。

7. 看電視廣告要一邊看，一邊討論。您可以談談您不需要什麼，也談談神為您預備了哪些美好的事物。您也可以看到「爭論這個牌子的牙膏比那個牌子的牙膏更好」是一件多麼荒謬的事。針對「世界上有十億人餓著肚子上床睡覺，花在寵物食

物的錢卻有上百萬美金」這件事上，您也可以發表一下您的看法。

8. 如果您一坐在電視前就不能克制自己，什麼節目都看，建議您先拿一張電視節目表，把可以看的節目圈出來，然後只從這些節目中選一些來看。

9. 讓您訂下的規矩真正發揮限制的功用。如果您自己或您的孩子覺得需要看更多電視，可以動動腦筋，想一些其他的東西來代替電視，例如邀請客人來家中、唸書給孩子聽，或者拿出有各種顏色的黏土來，如果您想戒掉看連續劇的習慣，可以把那段時間安排作為您安靜等候神的時間。

您是否應該裝第四台的有線電視呢？我在美國住的這個區，第四台的節目和一般的節目都差不多，所以我不裝第四台。有些地區第四台的節目品質比較好，但我還是有所保留。即使節目再棒，我認為基督徒還是要節制看電視的時間。電視總是讓人「看」的，人在電視機前總是一個旁觀者，但是一個基督徒應該是實際的參與者。我們有了這樣的原則，要不要裝第四台有線電視，就成了個人的良心問題。我們可以問自己，我花這筆費用，看這麼一點點節目，是否值得？

還有一個問題是：如果你雖然已經好好為這件事禱告，但是當你向家中真正有權力作決定的人（比如說你的配偶，或是其他的大人）提出限制看電視時間的建議時，他們的心卻還沒有預備好，你該怎麼辦？

首先，問問自己：「我為他定的標準會不會太高了？會不會比我為自己定的標準

還要高？」如果其他人清楚知道你的感受，還是不願意改變，那麼就把這件事繼續放在禱告裡吧。你不必喋喋不休，也不必為它煩惱。

我們的孩子至終會效法我們的榜樣，甚至大人，即使看電視看到上癮，至終還是會效法我們的榜樣。煙槍的孩子如果順其自然，長大了也會是煙槍；受虐兒童如果任他受虐，他長大了也會虐待兒童。如果「我們的孩子要在看電視上有節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那麼我們為他們訂下的規矩，我們自己得先遵守。

大約兩年前，我們家調整了我們看電視的習慣；其實在這之前，我們已經為這件事討論很久了。這樣的改變帶給我們極大的好處，我們都因此興奮不已。

不過我們有過經驗的人都知道，要改變看電視的習慣很難。我們看電視很容易就會上癮，而且這是大多數人的生活方式。

要改變你們家看電視的習慣，先從你自己開始，然後藉著禱告一步一步地改變你家人看電視的習慣。

「我們只有這一生，而且很快就會過去」。我們在地上的時間何其有限，而其中又有多少花在電視機前面？

從錫安直到地極（十八）

歌登·賈德納

(Gordon P. Gardiner)

第二十章 雷蒙·李奇及其同工

當神賜福城西堂事工的同時，祂也藉雷蒙在休斯頓城北作工。在那兒所舉行復興聚會的結果，在一九二四年，大約有一千三百到一千四百人，在租來的會堂聚會。雷蒙在別的城市兩次福音聚會之間，他會回到這個教會服事他們，所以事實上他是持續著在休斯頓的復興。

在一九二四年，雖然教會尚未有永久的會堂，仍取名為「休斯頓福音堂」(Houston Evangelistic Temple)。這新成立之教會的財務會計，是由雷蒙的姐夫艾默·葛哈特，也正是城西堂的助理牧師。這就證明了這兩個教會之間，沒有競爭，而有十分堅固的合作關係。

三年之後，在一九二七年，艾默弟兄和李奇老爹都辭去城西堂牧師的職位，在休斯頓福音堂擔任類似的職位；福音堂第一個自己的會堂於一九二八年完工，座落在休斯頓的中心地帶的 Capitol 與 Reissner。於是雷蒙和他的佈道團，可以自由地讓主帶領他們去各地舉行聚會；同時他們又擁有一個堅固的基地與總部，使李奇佈道團能順利運作。《全備福音之聲》的出版部也設在福音堂的建築物裡，這份月刊的銷售量，後來達到二萬五千份！此外教會和其相關事工，也印行了數千份單張和小冊

子，包括英文和西班牙文。李奇一家在說西班牙語的人中間，有成功又有果效的事奉；他們發行的西班牙語文字刊物，也在墨西哥與中美洲廣為流傳。

這段時間所舉行的聚會之一，是在德州的鮑門 (Beaumont)，其結果乃是在那裡建立起一所教會。其首任牧師是雷蒙的姐姐羅珊娜 (Roxanna)，和她的丈夫喬治·佛蘭克林 (George E. Franklin)，他們從一九二九到一九三〇在那兒牧養了兩年之久。（之後，前面已提到其見證的哈利·郝奇 (Harry H. Hodge)，繼續牧養鮑門的會眾。）佛蘭克林夫婦離開鮑門之後，作了許多強有力的傳福音事工，特別是在德州的山谷，也就是靠近與墨西哥交界之處，直到佛蘭克林太太於一九三六年被主接去為止。

一九三二年二月三日，福音堂建築被火焚毀。他們並不洩氣，李奇老爹與會眾立即開始在原址蓋第二座更大的會堂。

在同一時期，德州的巴勒斯坦 (Palestine) 另蓋了一座福音堂。雷蒙·李奇和他的兄弟們曾在那裡舉行聚會。神呼召安得烈·李奇擔任這個教會的牧師，他給教會也取名叫福音堂，因為他以此為教堂剛被燒毀之「母會」的分支。他與他那能幹的妻子一道牧養該教會十二年之久，直到這教會成為東德州最大的五旬節教會。但安得烈擔負起這教會牧養的職責，意謂著他不再能像過去一些年日一樣，參與在李奇的復興聚會中。

當休斯頓福音堂的新會堂於一九三三年完工後，一個新的服事的門，為牧師和會眾打開了。位於德州灣城（Baytown），後來與休斯頓聖經學院合併的南方聖經學院，一九三三年在福音堂找到了一個家。雷蒙·李奇擔任其名譽董事長，但實際上教務的責任，是落在艾默·葛哈特（Elmer Gerhart）身上，他擔任學院的秘書；李奇老爹則教先知預言，這是他喜歡的題目。第二年（一九三四年），艾默的兒子約瑟·葛哈特（Joseph Gerhart）從南加州聖經學院畢業後，加入學校的服事，擔任校長與訓導長。

一九三六年，李奇老爹寫信給在密蘇里州春田市的羅斯威爾·弗勞爾（J. Roswell Flower），提到學校的事：「我們有接近一百位報名，截至目前為止約有八十位註冊，都是很好的男女，多半為神而火熱。」接著也提到福音堂本身的事工，他說：「過去十天，我們在這兒有奇妙的時光，大約有五十位領受了聖靈的浸，如同我們當初所領受的一樣。超過一百位在水裡受浸，神在我們中間作工。」

學校的事工持續到一九三九年，直到遷至德州的華斯堡（Fort Worth）。第二年就與德州華沙哈奇（Waxahachie）的西南聖經學院合併。

三〇年代早期某個時候，本書作者有幸在伊利諾州錫安城的基督徒聚會（Christian Assembly），聽見李奇老爹和雷蒙·李奇講道。那兒是二十年前他們開始事奉主的地方。他們的服事實在感人，李奇老爹的見證更是激動人心。

李奇老爹告訴我們，他怎樣得了盲腸炎，痛得在地板上打滾。有個鄰居是醫生，在這當兒來探望他；因為是李奇老爹的好友，就懇求他到醫院動手術來保全性命。但他堅定地面對他的醫生朋友說：「我已經這麼多年信靠主，祂從未叫我失望，現在除了信靠祂之外，我實在不能做什麼。」醫生遂傷心地離開他的家，就在那時，神的大能臨到李奇老爹，使他從地板起來，完全得了醫治。他在前門追上醫生，告訴他：「我得了醫治！」

一九四〇年十月七日，李奇老爹慶祝他的八十歲生日，成為休斯頓年紀最長而仍活躍的傳道人。次年一月二十八日是他在休斯頓事奉主的二十五週年紀念日，二月十一日則是李奇夫婦結婚六十週年紀念日。他仍在職，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包括傳揚福音（他在前一年主領過大約七百個福音聚會），為病人禱告，「並時時儆醒等候主耶穌的再臨。」

一九四一年是值得記念的一年，不但就李奇家族而論，對美國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威脅到美國，成千上萬的人從軍。猶記得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那些密集的服事，這次的情況對雷蒙·李奇又是個挑戰，是他不能、也不會忽視的。

一九四一年八月號的《全備福音之聲》（Full Gospel Advocate），刊出一篇名為「將福音傳給陸軍與海軍」的文章；雷蒙·李奇這樣寫：

「王的事甚急！」

「為著與大衛這些話相稱，本刊編者六月下旬在德州亞比林 (Abilene) 的復興聚會結束時，就火速趕往芝加哥，好推展他在陸軍營區的福音事工。之後他訪問了薛利登堡 (Fort Sheridan) 和格蘭特營 (Camp Grant)，以及大湖海軍訓練站 (the Great Lakes Naval Training Station)。一九一七與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在海軍訓練站擔任牧師。」

李奇先生從中西部又旅行到華盛頓特區，他在那兒與陸軍及海軍的總軍牧協商，盼望他那「一向注重愛國情操的紅、白、藍帳棚復興聚會」，能被編入其中。兩軍的軍牧「似乎都很表同情，並盼望他們的事工不但及於受訓練的士兵，也及於軍營外的老百姓。」

「李奇先生在這一切接觸中，包括在芝加哥、紐約、華盛頓，他都竭力使他的朋友與支持者明白，他決心將救贖與醫治的福音，帶給我們的士兵、海軍、以及海軍陸戰隊。」

「就在那原來看似不可能之處，神正在開路。」這是他在《全備福音之聲》中，向讀者所作的報告。他同時也報告說，這份月刊已經與《福音的呼召》(The Gospel Call) 合併，那是一份為「俄羅斯與東歐事工」而發行的刊物，但最近吸收了另兩份五旬節月刊，就是《春雨福音雜誌》(The Latter Rain Evangel)，與《真道與聖工》(Word and Work)。

雷蒙·李奇已經買到一個有四根柱子、八十呎乘以一百五十呎的帳棚，棚布是紅、白、藍相間的，他已在佛羅里達州的極西 (Key West) 舉行了復興聚會，在靠近佛州史塔克 (Starke) 的海軍站、靠近德州亞比林 (Abilene) 的伯蘭丁營 (Camp Blanding)、靠近巴克萊營 (Camp Barkley)、靠近小北巖 (North Little Rock) 的羅炳森營 (Camp Robinson)，也都舉行了復興聚會。他下一場聚會要在加州的聖地牙哥舉行。「這是接觸士兵、海軍、以及飛行員的偉大機會。」

這不過是未來四年，非常密集而勞苦的事工之開端；他將福音帶給全國武裝軍隊。一九四五年，在《伸出援手雜誌》(the Helping Hand Magazine) 上刊出這些報告：「雷蒙·李奇的事工是遍及全國的，包含了福音聚會、禱告會、醫院探訪、分發單張、以及福音廣播。將這些事工帶到各處是他的宗旨。在那巨大、紅白藍相間的帳棚附近還有其他聚會，有的在帳棚內舉行，有的在禮堂，還有的就在軍營裡舉行。這具獨特的『大蓬子』旅經全國，被用來服事武裝部隊。數千人在這些聚會中，在這彩色的帳棚大座堂中聽見福音，唱古老的讚美詩。」

「李奇先生經常探訪軍營，花很多時間在營區醫院，陪伴我們從前線回來療傷的男孩。神賜福這些人在醫院勞苦的事工，你若進到病房，看見這位傳道人和他的同工，如何夾雜在我們的工作人員中，溫柔地服事病人，你將會感受到心靈的悸動。這些探訪通常都以一個簡短的、甜美的祈禱與讚美作結束，很多男孩都參與在其中。」

從極西到聖地牙哥，從東岸到西岸，從北到南，只要有穿著軍服的男女聚集之處，你都可以一次又一次看見這樣的景像。」

在這些強有力的聚會中，同著雷蒙·李奇一道服事的，是他的兄弟艾爾（Earl）與林納（Leonard）；他們負責做預備以及組織行政的工作，放福音影片給士兵看，並在他們中間做個人工作。

當李奇兄弟們在全國忙碌地服事時，李奇老爹和葛哈特（Gerhart）先生，以及休斯頓的會眾，也正積極地服事那些從附近軍營與醫院來，擁擠在休斯頓街頭成千上萬的士兵們。

除了在例常聚會中宣講神的道之外，福音堂的年輕人也分發單張和基督徒文字刊物，給那些經過火車站與巴士站服役的男女。其中有不少人回應邀請，來參加福音堂的聚會。這些善工使他們的信心成全完備。

李奇老爹的孫女露惹絲·貝姿（Lois Betz）小姐回憶道：「每個禮拜天。教會的女士們為士兵們煮一頓大餐，在早上聚會後招待他們。飯後這些士兵會來到交誼廳，在那原是年輕人聚會的地方，與教會年輕人有交通。他們通常會待到晚堂聚會時。從那時起，經常有士兵從全國各地來信，感謝福音堂的殷勤接待。」

福音堂的傳道同工之一，艾默·葛哈特（Elmer G. Gerhart）之子約瑟·葛哈特（Joseph Gerhart），以及後來成為雷蒙·李奇女婿的荷姆（J. W. Hulme, Jr.），成為軍

中牧師。這樣，福音堂成為休斯頓惟一為軍隊提供兩位軍牧的教會。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三日，就在這些戰爭年日忙碌的服事中，葛哈特牧師失去了他的妻子貝西（Bessie），也就是李奇老爹老媽的大女兒。雖然她不是傳道人，卻是教會事工的資產，她是個「有偉大勇氣、具婦女恩慈、常存信心」的婦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那年，一九四五年初，已八十四歲的李奇老爹，慶祝他在休斯頓事工的二十九週年紀念，以及結婚六十四週年紀念。

二月二十五日，禮拜天晚上，他講了一篇道「捆綁壯士」；在其中他這樣說：「我相信我們中間許多人身上，都有應當被捆綁的『壯士』；除非我們生命中的壯士被捆綁，否則我們無法得著真實的勝利。

「如果你容讓以撒和以實瑪利同住一個屋頂下，那是一個巨大的錯誤。

「以撒代表神，以實瑪利代表世界與肉體。

「神的靈不可能在你身上得著通達的道路，除非肉體降服、被征服、被捆綁！

「如果以撒（神）有通達的道路，你的生命中就會有得勝；但如果以實瑪利（肉體）被允許佔一席之地，你將遇見麻煩，你會常常灰心沮喪，被仇敵打敗。」

李奇老爹講這篇道的中途，他要求會眾安靜禱告，因為他忽然中風了。在安靜禱告結束時，他告訴會眾：「恐怕我無法完成這篇信息了。不，我不要說『恐怕』，因為我沒有感覺到懼怕；但如果我無法在這篇信息中再說別的，有一件事我知道，

那就是神要這教會的每一位都領受聖靈的洗。如果我倒在這講台上，或是吉哈特弟兄離世，都不會使神永恆的道有改變，神仍是醫治的神！」

李奇老爹繼續講道，他提到魔鬼，他說：

「那就像魔鬼，他會告訴你，你到前面去將你的手伸給傳道人，跪在鋸木屑上，或是表示決志，都沒有關係；但不要走太遠了，不要遠到得著滿足，並領受聖靈，也不要遠到成為得勝者。」

講到這裡，李奇老爹停下來，要會眾跟他一道大聲禱告。他帶領禱告，求神賜他力量；他為教會以及會眾禱告，求神使他們能真誠地為神站住，並忠心地「繼續向前」。

從新得力之後，李奇老爹頑強地繼續講下去，在結尾時他說：

「在我看來，神的孩子中有一半，過去曾與神有親密接觸的，現在卻在心裡退後了。我的意思不是說他們不再能作見證了，不，他們中間許多人仍在作見證，並繼續有聖靈的彰顯，但發出的聲音是銅的聲音而不是金子的聲音了。」

「讓我們捆綁那個『壯士』，讓神引我們回到得勝中，使我們不再發出不確定的聲音，不再在沒有聖靈的感動下說話或歌唱。」

他講到這裡時停下來，然後加上這些話：「朋友們，我還有更多的話可以講，但我覺得夠了。」然後他呼召會眾到前頭來，他自己則需要人扶才能回到座位，並在

下一個禮拜四，三月一日被接回他永恆的家。

因著他那戲劇性的離世，以及他對這座城市的影響，難怪《休斯頓郵報》(Houston Post)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二日刊出下列這段社論：

「當死亡輕拍伊利·李奇(E.N. Richey)牧師的肩膀時，這位八十四歲的傳道人讓它等了十五分鐘，等他將道講完。這是向這位休斯頓福音堂的共同建立者致敬的方式。他傳講的是給一般群眾的福音。儘管有火災以及其他麻煩，但他一直在這建立了十七年的福音堂服事，證明了他如何得人喜愛，也證明了他的離世使休斯頓失去了一位強有力的領袖。」

大約有三千到四千人，參加了李奇老爹的喪禮，是休斯頓舉行過的最大規模喪禮之一。德州鮑門(Beaumont)的哈利·郝奇(Harry H. Hodge)牧師見證說：

「不是每一位傳道人有牧者心腸，但李奇老爹有。不但有數千人因他個人的服事而得救，而且還有數千人藉著那些受他忠心事奉的影響，而得救並蒙召事奉之人的服事，而找到基督。」

主持喪禮的用這樣的話來結束他的致詞：

「我們的弟兄深深渴望看見主為祂的教會而再臨，但過去數年，當他知道他只餘不多的時間來等候主來，我們常會聽見他唱著：

『我盼望活到耶穌來到，

祂將再臨這個世界；
聚集祂所揀選的新婦，
一同作王千年歲月。

這之前倘若我先離世，
這虛空的軀殼將要
被提升空中迎見我主，

我總是會在那裡的！」

（李奇老媽多活八年，於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日離世時，仍然行動自如、精神健壯清明。）

有一件值得在此提到的趣事，就是李奇老爹去世兩個月後，他們在錫安城的老朋友與同工鮑斯渥（F.F. Bosworths）弟兄，來到福音堂主領特別聚會。教會的週報這樣提到那幾天的聚會：「他的講道帶來建造與教導，很容易讓聽者抓住其中的信息，並能激發信心。」

李奇老爹去世後，雷蒙放下他密集的福音事工，成為福音堂活躍的牧師，他的兄弟安得烈作他的配搭牧師。他們姐妹的先生艾默·葛哈特覺得主帶領他在休斯頓郊區的老海德公園（old Hyde Park），開始一個新的事工，他在那兒建立了「主的教會」（The Lord's Church）。

安得烈忠心地任福音堂事奉，直到一九五三年二月八日離世。《休斯頓紀事報》（Houston Chronicle）這樣報導：「李奇牧師是個溫文儒雅的人，他是個『牧者』過於一個有名的傳道人。他總是留意預備多出來的房間與食物，要幫助那些正遇見低潮的人。他在海灣邊窮人中間所成就的事工，可以讓我們稍為窺見他牧養的恩賜。」將一個巨大的霓虹燈放在福音堂房頂上的就是他，上頭寫著帶來希望與邀請的話：「耶穌拯救！耶穌醫治！」《休斯頓報》（Houston Press）稱之為休斯頓的地標。

安得烈去世後，在歐洲美軍中擔任軍牧的，雷蒙·李奇的女婿荷姆，回到美國成為福音堂的助理牧師。當他的岳父於一九五六年，再一次全時間投入佈道事工時，荷姆成為牧師。

這件事與福音堂的一項重大變化同時發生。由於新建的高速公路經過位於市中心的福音堂，舊有的教堂建築物必須拆掉；座落於西第十一街二千零二十五號的新堂，也於一九五六年完工。

荷姆先生繼續在新堂擔任牧師，直到一九六六年他八十六歲的叔叔艾默·葛哈特，需要助理牧師而邀請他加入他在海德公園，主的教會之事奉。葛哈特先生於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三日離世，享年九十，荷姆先生繼續擔任該教會牧師。

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七，兩年期間在福音堂協助李奇兄弟的，乃是他們的姐姐茉莉及姐夫威得，他們兩人都是被按立的傳道人。威得先生在華斯堡地區擔任帶職傳

道人數年，直到一九一四年五月二十四日被按立；給他按立的有伊恩·貝爾（E.N. Bell）、格羅斯（H.A. Gross）、歐普曼（D.C.O. Opperman），以及亞克·柯林斯（Arch P. Collins）。兩年後，他加入神召會，接下來的一年成為神召會在德州地區的秘書。他們夫婦在華斯堡的羅森崗（Rosen Heights）地區開始了一項事工，他們留在那裡服事直到一九二五年。

之後，威得夫婦在聖安東尼（San Antonio）與華克（Waco）勞苦事奉，並在艾巴索（El Paso）幫助建立了一所教會。他們在休斯頓服事之後，回到華斯堡，在華盛頓崗（Washington Heights）地區協助組織了一所教會。威得先生是一位完全獻身於主事工的人，他很積極也很火熱，是一位有宣教精神的傳道人，無法容忍愚蠢無益的事。如果他來到一個沒有教會的地方，他就會在任何他找得到的地方開始一個教會！神也賜福他勞苦所作的工。他於一九五四年九月四日進入他永恆的賞賜，他的妻子則於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進入她永恆的賞賜。

雷蒙·李奇於一九四五到一九五六，在福音堂擔任牧師殷勤事奉期間，他很自然地關注到外面地區。既然他的兄弟安得烈擔任配搭牧師，他常能自由地在其他許多地方主領復興聚會；其中他特別關心的是在德州，或他們自己國家中的墨西哥人。他也對墨西哥馬他莫洛斯（Matamoros）的馬格地爾聖經學校（Magdile Bible School）有很大的興趣。一九五一年初，他被選為醫治之聲（the Voice of Healing）的

國際編輯，因此加入了歌登·林賽（Gordon Lindsay）的事工。歌登·林賽的父母也出自錫安城！當國際全備福音從業人員團契（即全福會）於一九五三年組織起來時，其在洛杉磯的辦公室於七月十一日行奉獻禮時，獻上禱告的就是雷蒙·李奇。當那些日子，他也在阿拉斯加、中美洲、以及南美洲事奉。

然而雷蒙·李奇個人的事工，發展成「直到地極」，是在他一九五六年從福音堂牧職退下來之後。第二年，就是一九五七年，他在德國、瑞士、日本、以及韓國都有服事。再次年他回到日本，他在廣島（Hiroshima）向大約兩萬至三萬人的會眾講道。在某一次他的遠東之旅中，他也去到菲律賓服事。

在那些全力以赴作海外事工的年日之後，雷蒙·李奇被迫從活躍的講道中退下來，但繼續對那些來請他提供意見或禱告的人，給予諮商或施以援手。最後在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他回到天家。

在他的喪禮上，扶柩的都是在李奇復興聚會上，悔改歸向耶穌基督的傳道人；而大詩班的成員也幾乎全部是傳道人與傳道人的妻子，他們都是或多或少因著接觸了雷蒙·李奇夫婦，而蒙召進入事奉的人。根據一項小心且保守的估算，超過一百萬人在他的服事中，回應他的邀請，或是為著得救恩，或是為著得醫治，而來到台前禱告。

雷蒙·李奇給他妻子最後說的話之一是：「繼續為神而忙碌！」而她也努力地在

她健康情況允許之下，盡忠於這個託付。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七日，她加入她丈夫在天上的行列。

雷蒙其餘那些忠心與他同工的兄弟，後來如何呢？

艾爾在雷蒙之後，於一九六九年七月三十日被主接去。他的妻子於一九八三年被主接去，一直到最後精神上都非常健壯清明，而且是個獻身禱告的婦人。

雷蒙的小弟林納，在八十六歲時仍然在身體上、精神上、以及靈性上都很有活力。（他在這幾篇李奇家族事蹟的記述之預備上，貢獻了許多資料，其價值無以估計。他耐心地回答許多問題，好使本書作者能完成這些記述。）

一九四〇年代早期，他被選為李奇佈道協會（Richey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的總秘書；他和妻子擔任這項職務，直到本書寫成之時。雖然這個佈道協會已經不再舉行佈道聚會，但仍繼續在經濟上和禱告上，支持世界各地的宣教士與傳道事工。林納·李奇寫道：「能夠在這偉大而榮耀的神的見證中有份，實在是一件奇妙的事。我所渴望的就是繼續守住這職份，直到耶穌基督來，或是神召我們回天家。」

確實沒有另一個「從錫安出來」的家族，像伊利·李奇和他七個兒女及其配偶一樣，在全世界對五旬節運動帶來那麼大的影響。而這影響及職事，仍被至少兩位其親屬後代，以及許多因他們的服事而來事奉神的人，繼續傳承下去。